

正月初一挑银水

□周太舸

我的家乡川东北，有正月初一挑银水的习俗。现在把记忆的泉眼捅开，挑银水的情景汨汨冒出来。

正月初一大早，在雄鸡喔喔喔的歌声里，父亲把我叫醒。那时我瞌睡正香，眼皮极不情愿地睁开，嘴里嘟囔着，可为了那几分或一角的压岁钱，不得不穿衣起床。除夕夜，父亲就跟我说，正月初一他要早起挑银水，我要给他打火把，也必须早起，否则压岁钱就免了。屋外寒气刺骨，一打开门，我暂时不适应，牙齿上下相碰，发出敲梆一样的声音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。我家的花狗见父亲和我去挑银水，一骨碌从窝里爬起来，把身子弓了弓，又伸了伸，然后轻快地跑在前面带路。

我笑骂花狗：“窝里那么暖和，起来干啥？我们不需要带路。”父亲说：“花狗是在履行职责，跑在前面开路保护人。如果在夏天，路边草丛里可能有蛇，花狗鼻子灵敏，会发现蛇并把蛇赶走。”

火把由柏树皮捣软捆扎而成，不

怕风吹，风越吹火越旺。火再旺，也只能照亮前行的道路，而不能逼退和夜色一样浓重的寒气。人走到哪里，寒气的刀子就追到哪里，刮着裸露在外的手、脸和耳朵。我弄不明白，父亲以往都是白天挑水，正月初一为啥这么早就挑水，挑的井水还被称为银水？要是白天挑水，就不会遭这份罪了。

整个冬天，都不见父亲空闲，给麦苗、油菜施肥，对田埂地块修修补补，清理水沟的淤泥，在山坡掏挖树疙瘩晾干用于烤火，砍竹子划篾条编背篋和撮箕等。但再忙，也不如其他季节忙，白天挑水的时间还是有的。那些年植被不好，干旱年最多，井里的泉水有变得细小甚至断流的现象。但我家独自享用一口井，没有其他人家争抢，况且我家那口井一直没有断流，一大早去挑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嘛。

去水井的路上，我把心中的疑问一股脑儿吐了出来。对于挑银水这个习俗的内涵，父亲没有给我说个子丑寅卯，只是告诉我，从他记事起，每年正月初一大早，爷爷都要挑银水，他都要给爷爷打火把。父亲还告诉我，我长大了也要挑银水，让我的儿子打火把。

我家的石头水缸要装五担水，挑银水必须装满。家与水井的距离不短，父亲挑五担水，我跟着跑五趟。尽管嘴里哈出的热气立马变成了白

雾融合于无边的夜色和寒气里，但我身体里的热量正逐渐从每一个毛孔里钻出来把寒气逼退。父亲说：“冬天再冷，也冷不过人的勤快。”我咀嚼着这句话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想起在坝坝电影里看到的船只劈波斩浪的场景，感觉夜色和寒气如水，我们和火把则是船，船行之处，夜色和寒气只得让路。

水缸里水满了，村子里雄鸡唱歌的嗓门儿更加洪亮了，东方的天际也露出了鱼肚白，意味着新的一年和新的一年同时如约而来。我的心里乐滋滋、兴冲冲的，最初的睡意和寒意早已逃之夭夭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的肩膀接过了挑银水的担子。不过，我没有要人打火把，因为有手电筒，绑在头上可以照明。结婚生子，儿子能蹦蹦跳跳走路了，有一种类似于矿灯那样的电筒戴在头上很方便，我挑银水的时候也没有叫上儿子，只是告诉儿子我打火把的经历，也谈了对挑银水这个习俗的理解。我的理解是，银水既意味着珍贵，又象征美好的事物，获得美好事物必须勤快，新的一年要从勤快开始。

当今农家一般都用上了自来水，水龙头一开，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。挑银水这一习俗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尘封在年长者的记忆里。不过，挑银水所蕴含的道理，只要还在家教里传承，就会生生不息。

腊月二十四打扬尘

□罗存胜

小时候，每当家里开始大扫除，我就知道要过年了。

那天早晨起来，发觉家里有些异样。搪瓷盆，扫帚，坛子缸，桌上的热水瓶，都被移动了一下位置。父亲在扎一个竹竿，一截连一截，再绑上几支干透了的竹枝，好像要去捅天，看着就让人兴奋。

吃过玉米粥后，父亲戴上了草帽。大人们常常告诫我们，在屋里不能戴草帽，长不高的。我刚张嘴要问，父亲披上胶纸，就是薄薄的塑料，又戴上白色的防尘口罩，然后操起连杆，往高高的屋顶舞着。

我当然高兴了，跟前跟后地跑着，父亲总是叫我走开，但并不认为我碍事。只见黑黑的细土，顺着竹竿流下来，大部分在阳光下飞舞，好像有热浪在微微蒸腾。不一会儿，连杆头上有白色亮晶晶的一团东西，父亲好像舞不动了似的，停下来，把连杆放在地上，把乱麻似的蜘蛛网抹下来，又继续工作。

整个一上午，父亲楼上楼下地忙着，前屋后屋地忙着，我当然也是忙得不亦乐乎。父亲给我戴上一顶小草帽，身上披一层胶纸，腰间还扎上一根草绳，只是没有连杆。但我手里有一把小扫帚，东扫一下西扫一下，也不是白吃饭的。

母亲好像捣乱似的，一会儿叫我给她搬小板凳，一会儿叫我给她端瓷盆，一会儿还使唤我去看一下鸡是不是在啄缸头的米。我说，妈，鸡跳不上去。父母就一起笑了。真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想的，这有什么好笑的嘛。我一边嘟囔着，一边继续往父亲的“战场”跑去。他们笑得更大声了，更开心了。

到了晚上，凿于墙壁上方的窗户里，好久没有使用的沼气灯突然亮了，照亮了整个堂屋和厨房。墙壁雪

白，泛着蓝莹莹的光。我们的心气好像一下子就亮了，心里亮堂了好多。在这个秦巴山区的小乡场上，这间小小的农家小屋，荡漾着干净和祥和。

到厨房一看，突然发觉白色烟囱那高高的烟道上黑色的“节约粮食”四个字特别明显。我后悔了，下午到外面野，错过了打扫灶台的机会，也就错过了上房顶的机会，父亲一定打扫过烟囱了，晚饭我也就吃得没有多少滋味了。我想多了。第二天，父亲居然主动邀我上房。我麻溜地从正房边厦子的一角轻巧地翻上房子。父亲看着我熟门熟路的样子，提醒我轻一点、慢一点，莫把瓦踩坏了。我脸一红，父亲一定知道我常常偷着上房，从这家跑到那家，坐在屋脊上数别人家的鸭子。可他一点没有责怪我的意思，还告诉我我要揭亮瓦了。

屋顶的瓦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只有一匹是透明的，阳光和月光都可以透下来，每间屋就显得亮堂堂的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不多盖两匹？今天可要看个究竟了。

跟着父亲上房，慢多了，要是平时，我已跑出了老远。终于走到烟囱附近，约摸是正房的中间位置，父亲停下来开始揭瓦。把几匹瓦揭开，定睛一看，在檐子上趴着的是一片塑料薄膜，已经发黑了，上面有一些树叶。把这片薄膜揭开，我往下看见了我们吃饭的桌子，父母亲睡觉的床，上楼的梯子。正当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，父亲从身上拿出一张新的塑料薄膜，铺在檐子上，只一匹瓦的大小，四周重新盖上硬瓦，压得死死的，不注意看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怪不得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秘密。

我恋恋不舍地顺着瓦沟猫着腰下得房来，父亲开始理起屋后的阴沟，这又提起我的兴趣。把土提得

远远的，专门堆在一起。我跟父亲讲好，我要在这里种上一棵玉米。这里是阴沟，屋后的深沟，沟要掏得宽一些，深一些，夏天的水会流动得快一些，不会漫进屋来，屋子会更干燥一些。我给父亲讲起道理（才不是这个理呢），不能刨一刨就算了。

父亲笑了笑，按我的要求，给了我很多土。我有了一块土地，马上跑去找母亲要玉米种子，准备种上庄稼。母亲在灶上泡黄豆，大声说，笨儿子，现在不是种玉米的时候，春天来了才能下种。现在，你还要垫点肥料。等明日出猪圈的时候，找你父亲要点。于是，怀着对明天的向往，我把小铁锹甩在一旁，跑开了。

我到底没有跟着父亲去出圈，这是个苦活脏活。人畜粪气冲人不说，尿水遍地，脚都不知往哪儿放。要把圈里的猪粪、牛粪全部清理出去，连着土要下去好大几寸。母亲挖、铲、刨，一兜一兜地倒在夹背兜里，父亲再一背一背地背出去，倒在晒场上，堆在一起，覆斗成形，再挑几担粪，泼在上面，敷好压实，积成土肥。庄稼和蔬菜就靠这个快速生长。圈里的粪出完了，还要去山坡上铲土皮，在圈里铺上薄薄的一层，铺上一层稻草或麦草，让猪和牛有一个舒适的床，圈才算出完了。

父亲没有忘记给我一点粪土。他把沟里的泥土拌着粪土，在屋后给我做了一块菜地。春天时，父亲用铁锹插开土，我种了三颗玉米种子，不久就长出嫩嫩的禾苗，我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父亲告诉我，腊月二十四要打扬尘。揭亮瓦，扫屋顶，理阴沟，出猪圈，人要讲卫生，六畜要洁净，干干净净迎新年。

等着一切都弄好了，除夕，眼看着，眼看着，就要到了。

最好的新年礼物

□万艳

童年时代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一家四口一直处于三地分居。老爸在遥远的北方部队工作，老妈和我姐在妈妈工作的南方小镇生活，我则被送往乡下奶奶那里。

我6岁那年，妈妈和我姐一起去爸爸部队所在的哈尔滨探亲，部队安排爸爸出差，顺道送她们回家，我被从乡下接回小镇，我们全家终于汇合，第一次过了一个团聚的新年。

妈妈从见到我的第一眼就大呼小叫，放下所有的新年大扫除，来“清扫”我。先是强制我脱掉奶奶缝制的小花褂，说它土不拉叽的。然后收拾我的“马桶盖”——就是我的头发，奶奶的杰作。老妈拿出剪刀，拉开架势地倒饬半天，也没办法把我弄得洋气，最后叹口气，垂头丧气地放弃了。

新年那天，我和姐大清早就醒了，穿上老爸从哈尔滨给我们买的漂亮新衣服。吃过汤圆，拿到爸爸给我们发的压岁钱——一人一元，我和姐姐一溜烟就跑出了家门。

门外已有好几个孩子穿着新衣服在等着。他们一上来就围着我姐，七嘴八舌地打听“哈儿兵”啥样。我那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漂亮姐姐，鹤立鸡群地站在那儿，用她捉襟见肘的词汇描述：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冰雪覆盖的松花江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冰糖葫芦、俄罗斯大列巴……她口中的一切，于那时的我们，就是诗和远方。一群小不点都听呆了，还有人口水流下来都没发觉，不知是为美景还是美食。

之前，我回家没两天，就野出去和镇上的孩子接上了头，伙同他们一起爬树上架，逗狗捉猫，并传授我从乡下实战得来的经验，很快在团伙里树立起“江湖地位”。现在眼看地位要被姐取代，我在一边不耐烦地问，瞎磨叽啥，还玩不玩？

他们收回崇拜我姐的眼光，转过来望着我，当然玩，玩啥？我拍板说，打炮仗。一群玩童异口同声说，走，买鞭炮去。由于资金有限，我们买的是拆散的零炮。玩鞭炮是技术活。但脑洞大开的我们，玩出了各种新花样。

胆小的，一般都老老实实在地上，紧张兮兮地点上火，慌慌张张地撤退，远远地站着，静候鞭炮“啪”一声亮响。以我为首的一伙胆大，把鞭炮点燃后潇洒地往水沟里一甩，听到水底发出沉闷的声响，看到水花四溅，我们的欢呼也跟着四溅。

还有，堆起一堆稀泥，或者看见一堆牛粪，把炮嵌在上面，只露出须，边点边大叫“闪开”。鞭炮炸开，冲天的稀泥或牛粪如天女散花，洒落我们一身。

还有更高级的——把沙堆起来夯实，修筑起城墙和碉堡，将炮一致排放在城墙和碉堡间，大家分头一起点燃，然后闪躲，匍匐于地，高呼“向我开炮，开炮”。鞭炮啪啪啪应声而响，和着我们的呼叫声。

终于，鞭炮放完了，兜里的钱花光了，肚子也饿瘪了，日头已快偏西了，我们只好乖乖地带着余兴回家。母亲在见到我的那一刻又失控了，欲哭无泪地望着我：你掉哪儿去了？我看看自己的新衣服，早已“花容失色”，脸不用照镜子也知道是咋样。回头看我姐，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。也难怪，她一直躲得远远的，从头到尾只顾捂着耳朵。

老妈一把拉过我，使劲拍打我身上的泥。我夸张地大叫，老爸赶快把我从老妈手中抢救出来，问我，野丫头，来讲讲，在外都干了啥？转危为安的我，躲在老爸的肩膀后，得意地向气急败坏的老妈吐舌头。

在爸怀里，我连比带划向他渲染我一天的战绩。老爸一会蹙眉，一会开心地大笑，先抑后扬对我讲，作战要讲究方法，不能蛮干。最后，他表扬我，我家丫头真勇敢，像爸爸。

“像爸爸。”没听错。天知道，我是多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啊。爸爸那句夸奖，是我至今为止得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。